



Jinshanchao

副刊

过年前，去理个发

□崔立

说起来兴许有人不信，小时候，我去理发竟然会哭！

那一年，不记得是几岁。要过年了，妈在家里忙碌着，爸带我去理发，就在家附近的一条桥畔，孤零零的一家理发店，一个年轻小伙既是老板，也是理发师。

我跟随爸进到屋子里，还有等候理发的几个人，排着队，我的心一直是惶恐的。剪刀在被理发人的头上挥来挥去，发出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，不知怎么地，我突然就害怕起来。

轮到我了，我当然就不愿意了，呼喊：“我不剪了，我不要剪头发！”我不知道那个剪头发的人会在我头顶上剪个什么，会不会痛？不，不，那一定是非常的痛！

但是，我还是被爸拉到了那张可以旋转的座位上，套上了那条白色的

围布，年轻小伙还没动剪刀。我猛地就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。

不过，那天我一定还是被剪了头发的。

这也是我年少时，对剪头发的最早的印象了。很深刻。

后来，我算是进了城。从乡下农村，走进了城市里，像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孩子，迷失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。我差不多二个月回去一趟，顶着一头蓬松，杂乱的头发，爸说：“头发都这么长了，赶紧去理吧。”和小时候不同，我答应说：“好。”我骑着电瓶车往小镇的方向去，但桥畔的理发店，早已经没有了。

有一年临春节前，因为上班的忙碌，已经来不及等我回老家理发了。

午后，我在城市的马路上晃荡，走过了一家又一家的理发店，犹豫，又犹

豫，要不要进去？不进去，这纷乱的头发，又如何处理？终于，在一家理发店门口，服务生拉开玻璃门，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半小时后，我从理发店走出来，摸摸自己理过的头发，还有后脑勺，确实清爽了许多。不过，我吁了一口气，这价钱也是真贵，是老家的三倍呀！过年回家，爸妈看见我新理的发，却是连连赞叹，夸我这个头理得好！爸说：“果然还是城里好，理个头，都比乡下好看呢！”

不知不觉，我在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几个年头了，不期然地，这又到了快过年的时间了。

一大早，我出了个门，路上熙熙攘攘的人，像我最初来到这个城市，也像是现在每一天在这个城市，遇上每一张陌生的脸庞。这里没有爸妈，我的家还是在乡下老家。我走进了一家常

去的理发店，理发师已经很熟了，说：“还是剪短点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理发师又说：“这次理完发，是要回家了吧？”我笑笑，说：“是啊，差不多了。”

端坐在椅子上，耳朵边是理发的推剪机“嚓嚓嚓”的清脆声音，我的心头，还在想着爸妈打过来的电话。

“过年，早点回来啊。”
“过年，盼着你回来呢。”

突然，有几分莫名的伤感。每一年，这回家的次数都在递减了。每一年，我都觉得离家的距离似乎在越来越远了。

当然，每一年，我都要理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头回家。我能想象到，爸妈看到我精神抖擞充满活力的站在他们面前，脸上洋溢的是快乐和满足的表情。



日出金山

庄毅 摄

我和我的祖国

□费丹

一个你一个我
天高地阔
有你才有我

大大的你
小小的我
于是便想
将你细细看

数星移斗转
观日升月落
眺山川壮美
望江海磅礴
你的美不胜描绘

沧桑如你
幼稚似我
于是便想
将你深深思

感秦汉铁血
叹魏晋风骨
壮隋唐盛世
品宋明雅趣
你的文化博大深厚

我爱你我的祖国
独一无二
无论何方
我们永不分隔！

樟树

□冯强

我外婆住在十六铺，小时候每逢周末，我们兄弟几个常赖在她家，夜里躺床上，可听到黄浦江上传来轮船不紧不慢的汽笛声，还可闻到床边樟木箱隐隐传来的暗香。后来，这几个能有效防蛀防霉的樟木箱传到了我母亲手里。这样的情景，使我从小就对樟木香、对樟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

那时候，上海市中心的行道旁、弄堂里，很少有樟树。不过，我就读的上海市力进中学，原来是座栽有樟树的花园洋房，它的花园被改成操场时，保留了入口的那棵高达二三十米，差不多要二三个成人才能合抱的樟树。它的树枝每隔一年，总要整修一下，此时，整枝溢出的樟树香随风飘荡，弥漫在整个操场，会钻入每个教室，久久不散。我们的教室在二楼，夏天，那蓬勃勃勃的枝叶可遮住烈日，偶尔还会有让人走神的蝉鸣从浓密的枝叶中传来，让人领略“蝉噪林逾静”的感觉。冬天，当西北风刮来时，紧闭的窗户，仍会传进树叶的“沙沙”声。那时我曾疑问，为什么樟树叶不怕冷，它的叶子在大冬天居然仍保持着绿色，仍充

满了活力。

我们小时候十分少见的樟树，现在已随处可见，在石化地区，它早就蔚为大观，成为行道树和小区里的主要树种。我曾住过的十村，就有许多高大的樟树，最大的一棵是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文友潘兄曾特地去了它的胸围，据他说，这棵还不是石化之最。然而，这棵说不定可进前三甲的樟树，是看着我搬进十村，又看着我的孩子出生，无数次从树下经过，眼见樟树越来越挺拔，而我们却步入了中年、暮年。

后来发现，比十村还要魁伟、壮观的樟树，居然近在眼前，就在梅州新村的街心花园里。我在这个新村住了七八年，而且说不定曾经常在这棵树前走过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竟未发觉。直到最近去新村居委会联系工作，才猛然发现了它的存在。它在街心花园里就像一个健美运动员，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匀称身材和俊朗样貌。或许这棵樟树周围是开阔的绿地，生长的条件比较优越，树的样子才特别健硕？或许是这儿的土质好，适宜樟树成长……那天正当我远

远打量它，于疑惑中自问自答时，天忽然下起不大不小的雨来，我急忙躲入树下，才免于被淋湿的狼狈。此刻的樟树让我感到了它给人以庇护的魅力，这样的魅力，是需要栽树人以十年、百年前赴后继的悉心照料才能换来。至少，后人是不会忘记那些颇有远见的栽树人，不会忘记他们的精心栽培和养护。他们的努力，为我们带来了福音。

石化的樟树之大之多十分可观，但与我在丽水、婺源见过的树龄千年、遮阴数亩的巨樟相比，还是连小弟都称不上的。然而，它们从远处移植来，适应能力、抗衡能力，就此也得到了锻炼。我曾亲眼看见在修路中，有些樟树露出断根。到这时，它们还在散发自己的馨香。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啊。

倾情樟树，我见樟树多妩媚，料樟树见我应如是。我好像是在自己心里种上了一棵樟树，这棵樟树会一直牵着我外婆的手，牵着我母亲的手，牵着我们全家的手，用它特有的馨香帮助我们。樟树，你知道吗？



吉祥(篆刻) 缪贞道 作



年年有余(农民画) 朱永金 作